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伍冊

漢
褚先生
王諫議

v 5-8

褚先生集

褚先生集題詞

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而先生自述亦云幸得以經術爲郎其

記外戚問之鍾離生記梁孝王問之
宮殿中老郎吏編列三王封策取之
長老好故事者愼哉所聞與子長稱
董生壺大夫何以異史記中孝武本
紀禮樂二書皆傳爲褚生所補論者
謂武帝好功利多制作史臣備集行

事其可觀感必有大於秦皇諸紀者
乃僅取封禪書充之闕如自在禮書
本荀卿樂書本樂記載太史公語無
多本朝有司何遽失傳盡餘褚生才
薄折足匪任然讀其所記景帝王后
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田仁任安

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龜筴二傳錯綜爾雅狀形貌綴古語竟有似太史公者設令兩人生同時官同舍子長王書褚生爲副繙閱金匱成就必廣又令各譔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聞見角立相視而笑未必不爲莊周

之許惠施也子爲採列獨出使世知
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
史家小山云

婁東張溥題

漢褚先生集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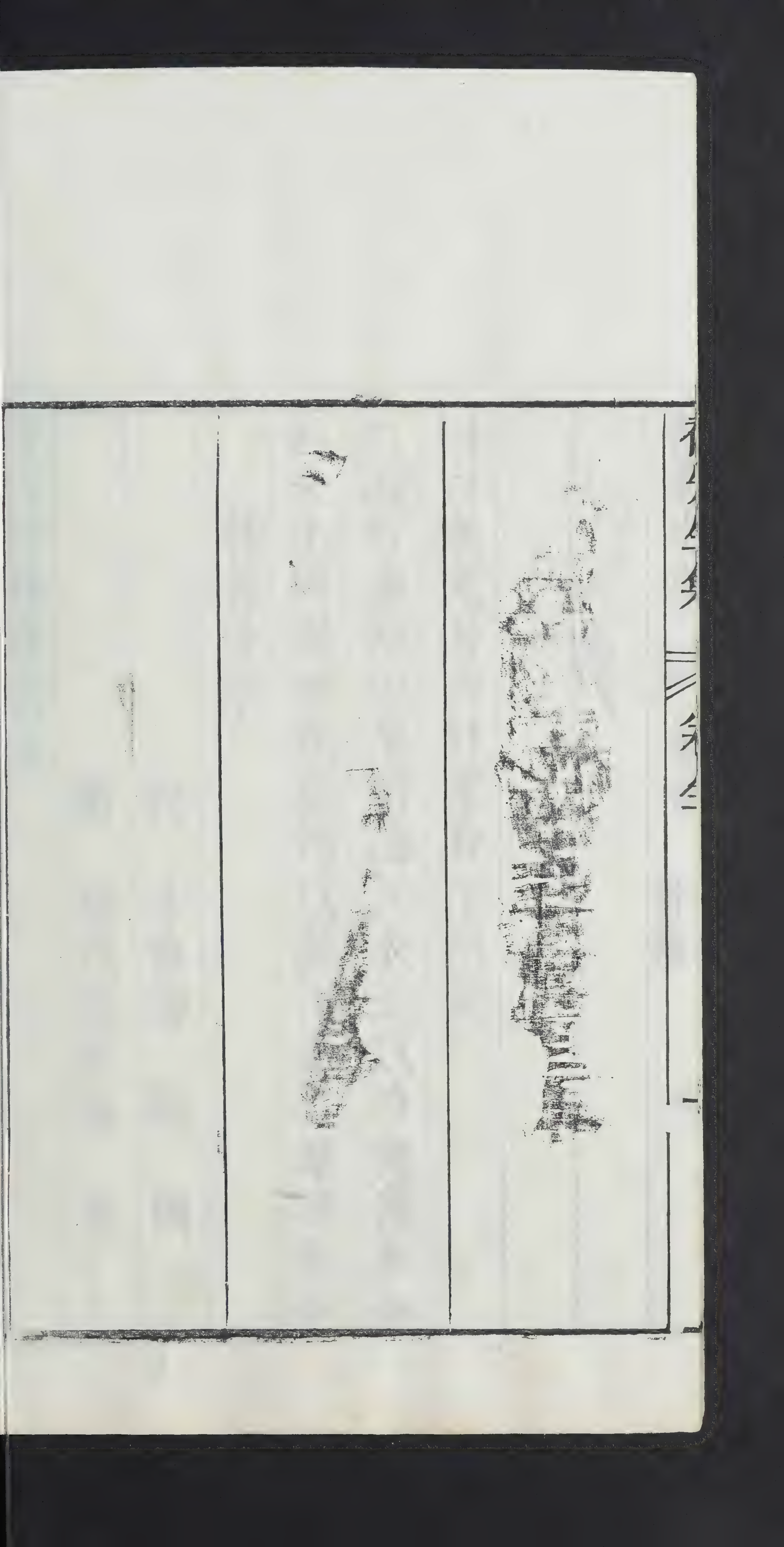
褚先生集目錄終

漢褚先生集卷全

漢　潁川褚少孫　著
明　太倉張　溥　閱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閒時所生子女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

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卽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

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

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

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

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

之、

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

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

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

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

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

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經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

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

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

年五歳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

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

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

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

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

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

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

往臺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

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虛哉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

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月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

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
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
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
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
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
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
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
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

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葢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

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廏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

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

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衞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夫人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

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愼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愼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

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

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

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

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

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
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
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
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
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
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
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
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

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
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
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
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全、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

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
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

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田叔列傳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

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擧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其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

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

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

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
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
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
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
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
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

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

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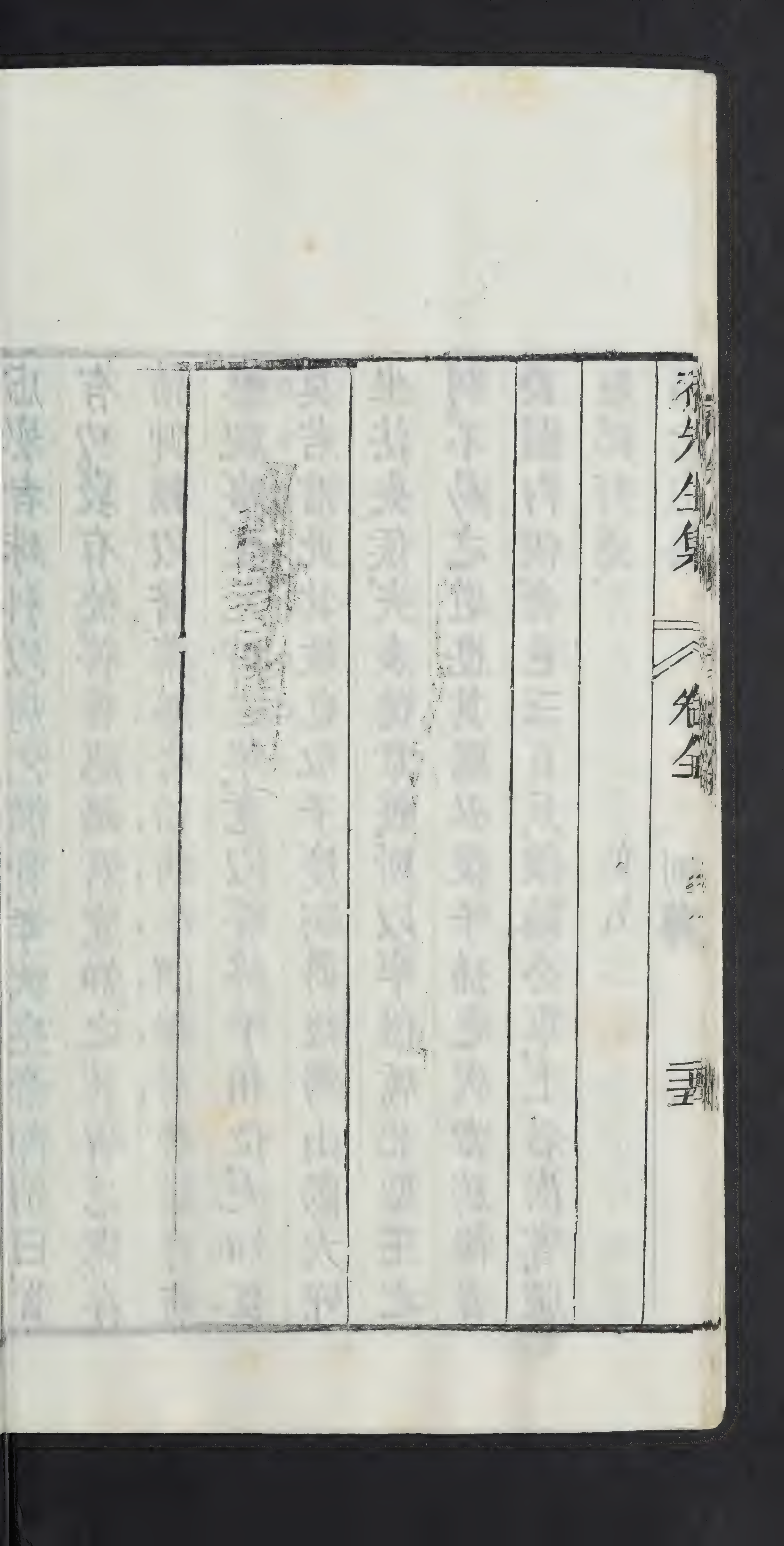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甯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

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

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

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

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

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
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
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
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
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

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

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
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
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
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
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
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
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
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
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
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
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

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

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

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

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

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
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
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
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
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
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
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
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
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
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
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
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
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

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

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

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

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

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

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

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髪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讐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備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弓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

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予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

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

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
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
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
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
爲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
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
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旣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黄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敎之不成、夫家之敎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

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

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
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
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
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
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
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

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揲音逵。一作達。○揲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揲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

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兎絲、上有擣蓍、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蓂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消兎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巳上蓍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

必 一本之作

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由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

蚗蠪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王蚗當爲蚑。蠪音龍。注音決誤也。

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

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

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

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

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

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

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嶷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佗一作被求之三宿

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

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葢其上五采青黃雲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

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
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
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
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
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
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
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
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
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

寡人不忍柰何勿遣衞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

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

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
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
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
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
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
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
陽相錯怱怱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
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

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間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櫌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

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

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
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
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
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
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
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
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
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

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

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厖室紂爲象郎徵綵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

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
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
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
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
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
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
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
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
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

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

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

蛇之神。而殆於卽且。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尙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矣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 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

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粱、米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竈也、）灼鑽（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音策、數音所具反、刺音近、[illegible]刺是[illegible]之刺[illegible]）

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

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

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僑外下不勝足

肣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横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胕外首仰、不去自去卽足胕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胕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臘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
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
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
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
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目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

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

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

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
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
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

條別是也。外者。入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犬者身也。小者枝也。太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

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王、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

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
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
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
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
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
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
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
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
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

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

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
後世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
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
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
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
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
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
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
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

嬰兒王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褚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

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人之

博陸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

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
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
除、
秺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
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
謀反者馬羅何等功、侯二千戶、中事昭帝、謹厚、
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
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

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

千戶、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義陽、傳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

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傳

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

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

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

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

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

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

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

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陽平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侯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

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傑謀反、事後留遲不得討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

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

發覺、自殺、國除、

平邱王遷、家在衛、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戸、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泄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戸、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

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

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史

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

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

丶丶丶丶

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立)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曾

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

王今見曾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

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

奉車都尉秺侯從群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
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
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
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
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
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
有材力能其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

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
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
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
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
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
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
廣陵王、
酇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

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卬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

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
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
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
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從雲陽、以廉吏爲
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
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
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
、、、、、、、、
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陽平王稚君名傑索隱曰漢表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

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畧廣宣於國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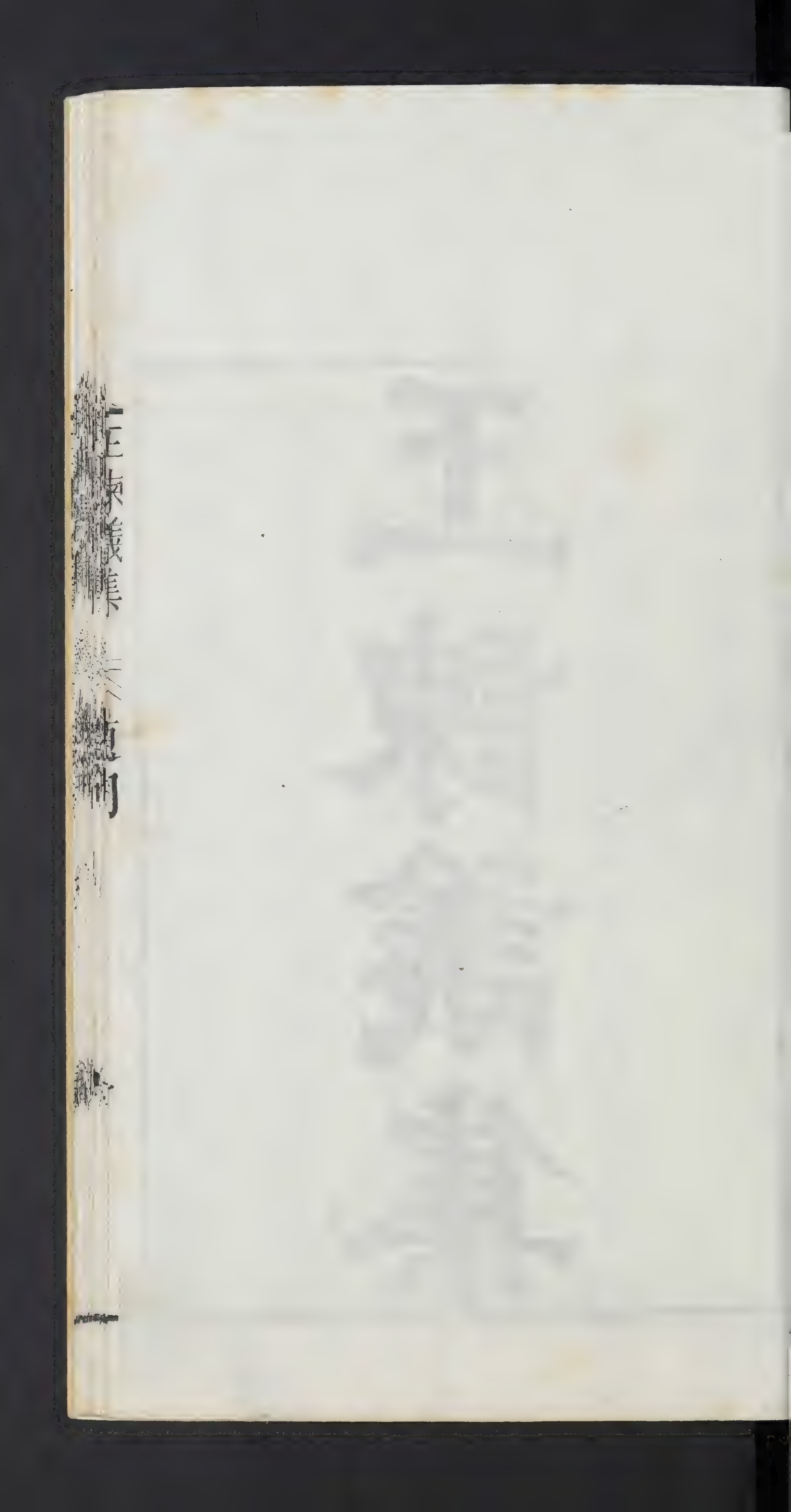
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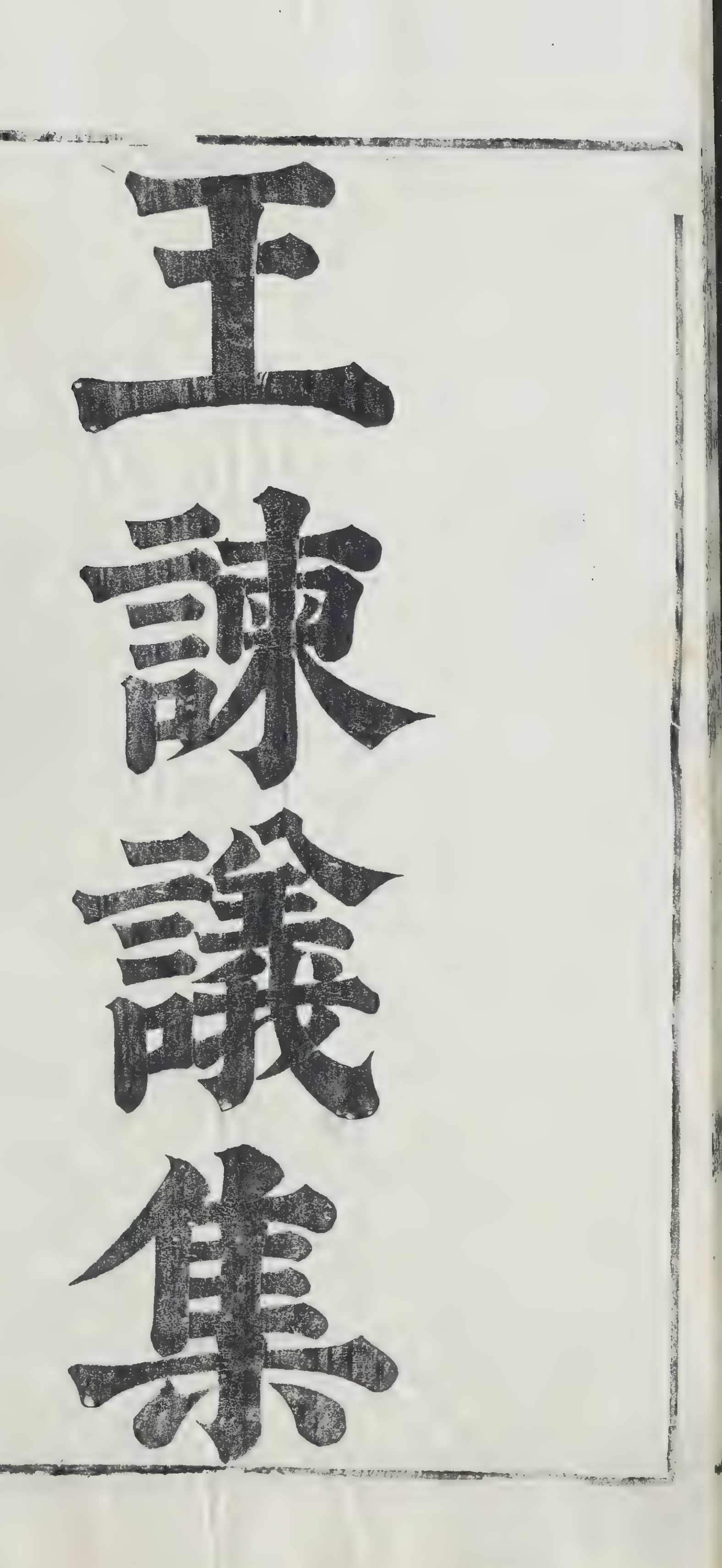
褚少孫潁川人也大弟之孫仕元成間以經濟爲郎其補史記世多譏之然亦時有所得不容盡泯夫其將相年表爲孟堅之所因三王世家亦爲攷春秋者所不廢豈無功於史哉宋張材欲盡删之非通論也且少孫生宣元成三朝爲大儒王式門人其授受自有所本其見聞亦有較確於後人者張晏又稱其嘗爲博士則親見天府之藏尤非若虞預鄧粲伏處鄉里者可比

雖文筆稍弱未足進步史公要亦爲汝頴閒一才士矣迄今段肅馮商諸人所續漫然無存而少孫所補獨附史記以傳亦其勤不容沒也夫漢人之集世已寥寥漢書藝文志所錄百不得一卽後漢集部之存者中郞而外殆鮮完篇況其爲西京之文字哉若夫論議之得失史例之是非則又編集者所不計也天如於諸集皆有序而獨闕此篇豈以少孫漢書無傳不復置論歟抑流傳所失歟故漫誌數言以補之俾讀是

集者得有所考焉

褚先生集終




王諫議集

王諫議集題詞

漢書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主父偃
徐樂嚴安終軍王襃賈捐之九人同
傳令終者鮮惟子雲棄繻子淵作頌
名高齊蜀而天病隨之卽身非鼎烹
能無惑辨命乎聖主賢臣文辭釆密

其排彭祖厭喬松歸之文王多士以
祝壽考意主規諷猶長卿之子虛上
林游戲苑囿有戒心焉乃蜻蛉神見
持節南崖金馬碧雞光景未來使者
先殞彼所刺者神僊而不能抗辭于
御命烏得云善諫哉甘泉洞簫後宮

誦讀僮約諧放頗近東方元帝爲太
子時忽忽不樂惟子淵奇文足起體
疾以此賢於博奕信矣九懷之作追
愍屈原古今才士其致一也執握金
玉委之汚瀆他人有心誰能不怨夫
氏王生俊才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

外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階
國西京之一變也

婁東張溥題

王諫議集目錄

賦

騷

王諫議集目錄終

王諫議集卷全

漢蜀郡王褒著

明太倉張溥閱

賦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

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憿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謂惠

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班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擨攡、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酷䛿、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唃喇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澳散以逕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

獵若枚折或漫衍而絡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嚖霵曄踕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嘞而將吟兮行鍖銋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叙卑迭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

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聲則若
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
摋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
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
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狠
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强虣反仁恩兮。嘽唌逸
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
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
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儡以

頓頹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嚋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爲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跂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蛩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
泡溲汎涉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蹄躓連絕溷殄
沌兮攪㨯潎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
躊躇稽詰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
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
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
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絡繹變無窮兮

九懷 王逸註

匡機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來將屈兮困窮、還就農桑修播植也余深愍兮慘怛、我內憤傷心剝切也願一列兮無從、欲陳忠諫道隔塞也乘日月兮上征、想託神明陞天庭也顧遊心兮鄗酆、鄗與鎬同酆一作豐回盼周京念先聖也文王都酆武王都鄗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遭遇也彌覽兮九隅、歷觀九州求英俊也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誦五經也一作彷徨芷閭兮葯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奮搖兮衆

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觀道兮從橫衆人瞻望聞功名也寶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美玉兮盈堂懿譽光明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衍溢周四境也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蓍蔡兮踊躍著龜喜樂慕清高也蓍筮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也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鶴一作鵠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觀楚郢也念君兮不忘思慕懷王結中情也怫鬱兮莫陳忠言蘊積不列聽也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通路

天門兮墜戶金闈玉闥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

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竝居也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

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誰

可與兮寤語衆人愚闇誰與謀也痛鳳兮遠逝仁者之士道世去也

畜鴳兮近處鴳音晏畜養佞諛而親附也鯨鱏兮幽潛鱏七禽切

大賢隱匿竄林藪也從蝦兮遊陼小人竝進在朝廷也鯨鱏大魚也蝦小魚也

乘虬兮登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載象兮上行遂騎神獸用登天也

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朝發兮葱嶺旦發西極之高山也夕至兮

明光暮宿東極之丹巒也北飲兮飛泉吮噉天液之浮源也南采兮

芝英咀嚼靈草以延年也宣遊兮列宿偏歷六合視衆星也順極兮

彷徉周繞北辰觀天庭也紅采兮騂衣、五采婆娑芬華英也翠縹兮爲裳、衣色瓌瑋耀青葱也舒佩兮綝纚、綝音申纚音離緩帶徐步五玉鳴也竦余劒兮干將、握我寶劒立延頸也騰蛇兮後從、神虺侍從慕仁賢也飛駏兮步旁、駏驢奮飛承轂輸也微觀兮玄圃、上睨帝囿見天囿也覽察兮瑶光、觀視斗杓與玉衡也啓匱兮探筴、筴與策同發匣引籌考祿相也悲命兮相當、不獲富貴值流放也紉蕙兮永詞、結草爲誓長訣行也將離兮所思、背去九族遠懷王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溶溶作東西也道余兮何之、道一作導導來也導我難處從也遠望兮任眡遥視楚國瘖未明也聞雷兮闐闐、君妬妄怒威武盛也陰憂兮感

余害我性也惆悵兮自怜命也怜一作憐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余何留兮中州我去諸夏將遠逝也陶嘉月兮總駕嘉及吉時驅乘駟也搴玉英兮自修采取瓊華自修飾也結榮茝兮逶逝求草陳信遂奔邁也將去烝兮遠遊違離於君之四裔也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𥪡也歷九曲兮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聊假日兮相佯且徐遊戲須年歲也遺光燿兮周流敷揚榮華垂顯烈也望太一兮淹息觀天貴將上沇滯也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留寢寐也晞白日兮皎皎

天精光明而照察也彌遠路兮悠悠、周望八極究地外也顧列孛兮

縹縹、孛皮六切邪視彗星光瞥瞥也觀幽雲兮陳浮、山氣滃鬱而羅列也

鉅寶遷兮砏磤、砏孚允切磤音隱太歲轉移聲礚磕也雉咸雊兮

相求、飛鳥驚鳴雌雄合也泱莽莽兮究志、周望卒士遠廣大也懼吾

心兮懤懤、懤音紬惟我憂思意愁毒也步余馬兮飛柱、徘徊神山

直休息也覽可與兮匹儔歷觀群英求妃合也卒莫有兮纖介

衆皆邪佞無忠直也永余思兮怞怞、怞音抽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昭世

世溷兮冥昏、時君闇蔽臣貪佞違君兮歸眞、辭

[illegible]王就仁賢也一云臣違君兮乘龍兮偃蹇驂駕神獸拏紛紜也高回翔

兮上臻、行戲遨遊遂至天也襲英衣兮緹𦃃、𦃃音緤重我絳袍采色鮮

也披華裳兮芳芬、徐曳文衣動馨香也詩曰婆娑其下登羊角兮

扶輿、陟彼高山徐顧覗也浮雲漠兮自娛乘雲歌吟而遊戲也握神

精兮雍容、握持神明動容儀也與神人兮相胥、留待松喬與伴儷也

流星墜兮成雨、陰精竝降如墜雨也進瞵盼兮上丘墟、瞵音

鄰盼音汾天旦欲明至山溪也覽舊邦兮滃鬱、下見楚國之危亂也余安

能兮久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懰慄、懰音留心中欲

去內傷悲也紆余轡兮躊躇、緩我馬勤而低佪也聞素女兮微

歌、神仙謳吟聲依微也聽王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歎傷已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前驅闢絜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陞閶闔也竦余駕兮入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誰可與兮終生、莫足與友為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囿、見彼隴蜀道阻阨也覩軫邛兮崎傾、山陵嶔岑難涉歷也橫垂涕兮泫流、悲思念國泣雙下也悲余后兮失靈、哀昔我君違天去也

尊嘉

季春兮陽陽三月溫和氣清明也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吐榮華也

余悲兮蘭生哀彼香草獨隕零也委積兮從橫橫音黃枝條摧折傷根莖也

江離兮遺損忠正之士棄山林也辛夷兮擠臧擠子里切

仁智之士抑沈沒也伊思兮往古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亦多兮遭殃

仁義遇罰禍及身也伍胥兮浮江吳王棄之於江濱也屈子兮沈湘

懷沙負石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志煩寃也心內兮懷傷

腸中惻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慄畏禍患也一云淵沛沛濱流

兮則逝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遊海濱也東注

兮磕磕、濤波踴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也一云蛟龍沃兮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己渡涌湍也抽蒲兮陳坐、拔草爲席處薄單也援芙蕖兮爲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一云援英兮爲蓋一云拔英水躍兮余旌、風波動我搖旗旛也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入己船也雲旗兮電騖、遂乘風電驅横奔也倏忽兮容裔、往來亟疾若鬼神也河伯兮開門、水君竢望開府寺也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己愛我善也顧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思郢城也懷恨兮艱難、抱念恚恨常欲還也竊哀兮浮萍、自比如蘋生水瀕也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作東西也

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

微霜兮眇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病殀兮鳴蜩飛蟬卷曲而寂默也

玄鳥兮辭歸燕將入海化爲蛤也飛翔兮靈邱悲鳴神仙奮羽翼也

望谿兮滃鬱川谷吐氣雲闇昧也熊羆兮呴嘷猛獸應秋將害賊也

唐虞兮不存堯舜已過難追逐也何故兮久留宜更求君之他國也

臨淵兮汪洋瞻望大川廣無極也顧林兮忽荒回視喬木與山薄也

修余兮袿衣整我衫裳自結束也騎霓兮南上託乘赤霄登張翼也

乘雲兮回回載氣溶溶意中惡也亹亹兮自強稍稍陞進遂自力也

將息兮蘭皐且欲中休止方澤也失志兮悠悠從高視下目眩惑也

蒶蘊兮黴黧、蒶音紛蘊音云黴音梅黧音黎愁思蓄積面垢黑也思君兮無聊、聊音留想念懷王忘寢食也身去兮意存、體遠情近在胷臆也愴恨兮懷愁、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思忠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放精神也神一作精靜女歌兮微晨神女夜吟聲激清也悲皇邱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言已見美大之邱葛草緣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絺綌也以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貞枝抑兮枯槁、貞正枉車登兮慶雲、慶雲踰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

野佞曲之臣陞於顯朝也感余志兮慘慄我心
如折割也心愴愴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一云心悲兮駕玄螭
兮北征、將乘山神而奔走也鄉吾路兮葱嶺、鄉音向欲踰高山度阻險
也連五宿兮建旄、係續列星為旗旒也揚氛氣兮為旌、舉布
霾霧作旗表也歷廣漠兮馳騖、徑過長沙馳駟馬也覽中國兮冥
冥、顧視諸夏尚昧晦也玄武步兮水母、天龜水神侍送余也與吾期
兮南榮、與巳為誓會炎野也南方冬溫草木常茂故曰南榮登華蓋兮乘
陽、上攀北斗躡房星也乘一作椉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抽、
庫婁兮酌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援爮瓜兮接糧、爮音袍啖食神

果志厭飽也畢休息兮遠逝、周偏留止而復去也發玉軔兮西行、引支車木遂馳驅也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世憎忠信愛諂諛也寤辟摽兮永思、心常長愁摘心踊也辟摘心貌也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肝腑爛也

陶壅

覽杳杳兮世惟、觀楚泥濁俗愚蔽也余惆悵兮何歸、罔然失志無依附也傷時俗兮溷亂、哀愍當世衆貪暴也將奮翼兮高飛振趐翱翔絕塵埃也駕八龍兮連蜷、乘虬翱翔見容貌也建虹旌兮威夷、樹蝃蝀旗紛光耀也觀中宇兮浩浩、大哉天下離徧照也紛翼

翼兮上躋（盛氣振迅陞天衢也）浮溺水兮舒光（遂渡沈流揚精華也）淹低佪兮京沚（沚讀平聲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爲洲小洲爲渚小渚爲沚京沚者卽高洲也）屯余車兮索友（住我之駕求松喬也）覩皇公兮問師（遂見天帝詔秘要也）道莫遺兮歸眞（執守無爲修朴素也）羨余術兮可夷（念巳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吾乃逝兮南娭（徃之太陽遊九野也）道幽路兮九疑（疑通作嶷陟歷深山過舜墓也）越炎火兮萬里（積熱彌天不可處也）過萬首兮嶷嶷（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山名嶷嶷嶽嶽屬交阯也嶷嶷一作旄旄）濟江海兮蟬蛻（遂渡大水解形體也）絕北梁兮永辭（超過海津長訣去也）浮雲鬱

兮晝昏、楚國潰亂氣未除也霾土忽兮塵塵、風俗塵濁不可居也塵音糜息、陽城兮廣夏、遂止炎野大屋廬也哀色罔兮中怠、叶徒來切志欲懈、倦身罷勞也意曉陽兮燎寤、心中燎明內自覺也乃息軫、兮存茲、徐自省視至此處也思堯舜兮襲興、喜慕二聖相繼代也幸咎繇兮獲謀、叶謨悲切冀遇虞舜與議道也悲九州兮靡君、傷今天下無聖主也撫軾歎兮作詩、伏車浩歎作風雅也

株昭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懣長歎息也心內切嗟、意中激感腸病痛也款冬而生兮、物即盛陰[illegible]凋彼葉柯、傷害根莖[illegible]瓦樂

進寶兮，[illegible]侍帷幄也。捐棄隋和，貞良君子棄山澤也。鉛刀厲

御兮，頑嚚之徒任政職也。頓棄太阿，明智忠賢放斥逐也。驥垂兩耳

兮，雄俊伴愚閉口目也。中坂蹉跎，衆無知已不盡力也。蹇驢服駕兮

駑鈍之徒爲輔翼也。無用日多，僮蒙並進填滿國也。修潔處幽兮，執履

清白居陋側也。貴寵沙劘，權右大夫佯不識也劘叶音磨。鳳皇不翔兮

賢智隱處深藏匿也。鶉鷃飛揚，小人得志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託駕

神器而遠征也。載雲變化，陞高去俗易形貌也。鷦鵬開路兮，仁士智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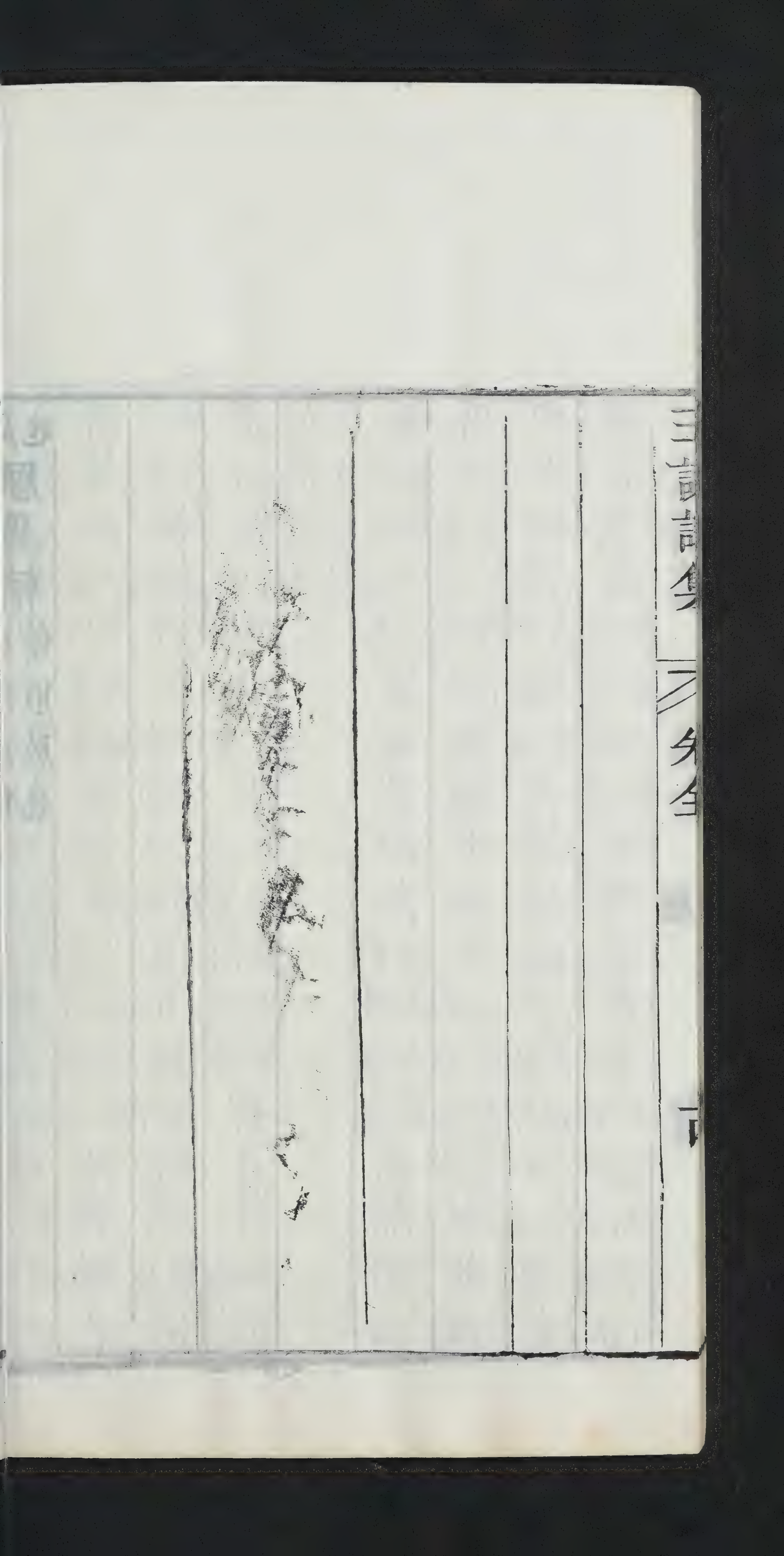
導在前也。後屬青蛇，介蟲之長衛惡姦也。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德香

芬也。超驤卷阿，騰越曲阜過阨難也。邱陵翱翔兮，山丘踴躍而歡喜也

谿谷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讖文也赴曲相和宮商竝會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發中心也孰哉復加天下歡悅莫如今也還顧世俗兮同視楚國及衆民也壞敗罔羅縻棄仁義修諂諛也卷佩將逝兮袪衣東帶將橫奔也涕流滂沲思君念國泣霑衿也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闢路四通也一云皇開門也照下土鏡覽幽冥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遠逃亡也蘭芷覩兮俊乂英雄在朝堂也四佞放兮驩共苗鯀竄四荒也後得禹乃獲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就紀綱也昭堯緒著明唐業敎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

也
願為輔
備股肱也



論

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趣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䖟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絫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谷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途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郎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

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
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
不宜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
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
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
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
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
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
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臾觀大化之涫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懸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

爲多鮪鱓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
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
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
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
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
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
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叚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

齊、因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淯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鏡、以貢忠誠、允願推
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甯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
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
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
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
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淯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

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郡烏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邉

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烏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匈蕘。詩人所歌。自古患

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

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虎嘯四句再見

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甯也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嶭而爲

觀樓抗岸以爲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逶
迤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
錯編玳瑁之文棍鏤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爲
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榱緌倐忽其
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
而欵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
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移金馬碧雞文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

持節使者敬移南崖金精神馬、剽剽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約

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决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沃不酪佳醖醲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

春分。被隄杜疆。落桑不皮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𦵔。雞鳴起春。調治
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
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
炰鱉。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鬭。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
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
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
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椶索綿亭。

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姧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讀。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苎。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
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
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薦事訖欲休當舂
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
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
百讀劵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縛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

不敢作惡。太平御覽載僮約、尚有揄菱窖芋南安拾栗、桼橘持車載輮等語、然則茲篇尚屬節文、

文

責髯奴文 古文苑作黃香、今從藝文作王褒、

我觀人鬢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鬐動鬣、則妍覈臧否、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

且瘏枯槁秃瘵，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囁癡擩，與塵爲伍，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怱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鬢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貍之毫氂，爲子鬚者不亦難乎

本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

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襃爲諫議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襃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襃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

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
閔惜之

王諫議集終